

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- ▶ 跨文化武士道：評《電光影裏斬春風：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》

Transcultural Bushido: A Review on Chang, Kun-Chiang's "To Sever the Spring Breeze in a Lightning Flash":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Bushido

doi:10.6752/JCS.201710_(24).0013

文化研究, (24), 2017

Router: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, (24), 2017

作者/Author: 林永強(Lam Wing-keung)

頁數/Page: 222-227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: 2017/10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[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710_\(24\).0013](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710_(24).0013)

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(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) 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跨文化武士道：評《電光影裏斬春風：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》

Transcultural Bushido: A Review on Chang, Kun-Chiang's "To Sever the Spring Breeze in a Lightning Flash":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Bushido

林永強*

Lam Wing-keung

一、前言

這次獲邀對張崑將教授的大作《電光影裏斬春風：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》(2016)作評論，榮幸之餘，亦感慚愧。筆者雖然對武士道這個議題亦感興趣，但絕非可對一本武士道的專書說三道四。因此，筆者只能從一個「門外漢」的角度，分享一些非常膚淺的讀後感。

二、武士道研究的理由：日語與非日語之間

張教授在〈自序〉中明確表示了撰寫其大作的理由：

作為一個長年關注與研究武士道的我而言，深深體會一個現象，當「近世」武士道的各種分流，流進了「近代」國家體系之後，分流多元且豐富的情況變成一元濁流的狀況……最終成了軍國主義，這當然也與「原流」之「武」的性格息息相關。

至於當今這股武士道風潮，已與戰前過去所處的世界局勢有很大的變化，……當日本尚武論碰到上述的變局，又會呈現怎樣的轉型與分化，值得繼續觀察。本書對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分析，以及所提出武士倫理的「相嵌論」與「融攝論」，有助於為學界提供另一個視角來觀察未來日本的尚武論。（張崑將 2016：ix-x）

* 林永強，獨協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副教授。

電子信箱：kevin@dokkyo.ac.jp

這段文字反映出武士道對於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日本、及其在不同時代所顯示的意義。如果武士道是源於、擴展和深化於日本，相關研究固然有助發掘其對日本的意義。可是，日本由「近世」轉進「近代」，繼而面對「當今」，並與「世界局勢」有所關聯，武士道的研究便不能、甚至不應限於一個個別的民族國家和時代。換言之，研究武士道的理由可穿越日本與非日本之間，近世和近代，以至「當今」之間。當中的「間」既非意指物理時空，亦非限於一種內在的辯證關係。說其「穿越」是強調當中的流轉，並且有其突破和超越的歸趨。兩者可互為因果，而且不斷進行角色轉換。另外，張教授所言的「轉型與分化」、「分流與滲透」、「相嵌論與融攝論」等，既然「有助於為學界提供另一個視角來觀察未來日本的尚武論」，那就可有一種「穿越」的意涵。因為「未來」恐怕不能是在沒有過去和現在的前提下呈現，但同時又超越過去和現在。當中的對象雖為「日本的尚武論」，但卻不能離開「世界局勢」。日本與世界就如上述的時間和時代流轉一樣，兩者是互相穿越、互為因果和互換角色。

從穿越這個角度解讀張教授大作的寫作目的，我們就能推說以非日語（漢語）研究武士道的理由。如果武士道不是限於日本和某個時代，並且必須面向「未來」和「世界」，以非日語（漢語）進行研究無疑可以提供「另一個視角」。我們在此並非旨於強調語言的特殊性，而是語言的可能性和重要性。張教授大作參考了大量日語的研究文獻，以非日語（漢語）加以詮釋，具體展現了日語和非日語之間的「穿越」現象。著名日本思想史研究學者辻本雅史教授，在其尊編《思想史から東アジアを考える》（2016）就曾表示，這個穿越日語和非日語之間的可能性和重要性：

粗略地說，日本國內的日本研究，對於（主要的）日本人學者而言，一般是不會尋問「何謂日本」。就算是有，亦恐怕是薄弱的。……因為生長於日本，以日語作為母語的人，皆普遍無意識地將日本的語言和一定的文化和生活模式等內化，並且可以說是沒有必要意識到針對日本而言的「他者」在世界中存活。……這種所謂「他者」的不在，只不過是回應一種國內式「自我圖像」的追尋。……反過來說，以「外在」為對象的日本研究，……在東亞和更廣闊的世界中，……尋問日本一事得以成立。（1-4）

以「外在」和「他者」的視角檢視何謂日本和進行日本研究，並非是要完全否定以「內在」和「自我」為本，即以日語所做的日本研究，而是要打破一種日本國內式的「自我圖像」，從而面向東亞和世界。張教授「長年關注與研究武士道」，並以非日語（漢語）的方式詮釋大量源自日語及其相關

「文化和生活模式等」的研究，可就是穿越日語和非日語，內外、自我與他者等單純的二元對立，從而展現一種建基於「分流與滲透」、「相嵌論與融攝論」的「另一個視角」。

三、武士道研究的方法：同化與異化之間

張教授透過其大作銳意建構一套新詮釋，名為分流與滲透。前者意指「因時代變化而轉型為各種現象」，後者則「意謂在轉型的『分流』過程中，諸多隱而未顯的彼此相互影響，有時這股『分流』之水與『源頭』之水結合滲透到文化土地上，有時『分流』與『分流』彼此之間，交錯並互相滲透，形成另一不同性質的『次分流』」（張崑將 2016：3）。針對武士道的研究，張教授強調以上兩種視角是「新詮釋」。

作為方法論的分流與滲透，張教授在書中以「相嵌論」和「融攝論」進一步闡釋。前者指出：「近世之前日本武家的倫理特色，與封建武家政權的幕藩體制結構息息相關，……將軍之上有天皇，將軍之下的各藩大名底下又各有上中下級武士，彼此各自獨立卻又透過幕藩法制『相嵌』成爲一體」（21），後者則是「佛教用語，取兩個主體交互融合、相互涵攝之意。……明治維新後結合國家神道後的武士道，成爲有太有自性的主體，形成主客體逆轉的『融攝倫理』，突顯其一元性、一義性的國家主義之武士道，失去其多采多姿的樣貌。」（25）張教授認爲，相嵌與融攝有助我們瞭解關乎分流與滲透的「如在匯流」（21）問題。透過相嵌，禪學、儒學、神道學、基督教與武士道調融，從而形成禪武倫理、儒武倫理、神武倫理和基武倫理的多元性相嵌倫理，而融攝則使得禪學、儒學和基督教「被強迫地消融一起，成爲僅能依附在主體倫理（國家神道）下，失去其能動的自由性，成爲一元性的『融攝倫理』。」（25）透過相嵌與融攝，形成分流與滲透，這個在武士道演變上，毋庸置疑。對此，筆者希望從另一套辯證的方法——同化與異化，檢視作爲武士道研究方法論的可能性。

張教授主張的相嵌與融攝，一方面強調武士道的多元性，另一方面則有向一元性的歸趨。如果說其結果是分流與滲透，武士道就是不斷演變、發展和創新。同化(assimilation)和異化(dissimilation)這一對辯證方法，前者意指兩者雖原本不一，但卻互相嘗試以對方的形態表達自我；後者則意謂原本不一

的兩者，透過自我轉化來接近對方。換言之，前者是接近對方，後者則是自我轉化。前者不是後者的前提，反之亦然。兩者同時進行，辯證為一。張教授所言的相嵌與融攝，與同化和異化相似，原本不一的兩者，透過接近與轉化，產生禪武倫理、儒武倫理、神武倫理和基武倫理的多元性相嵌倫理，並且與國家主義融攝，導致一義性的出現。

可是，如果說透過相嵌與融攝會出現滲透與分流，筆者認為武士道不論針對多元性還是一元性，其本身即不斷轉化，並且有所創新。同化與異化的一對辯證詮釋法，就是嘗試強調這種創新的可能性。同化不能沒有異化，異化亦不能沒有同化。兩者在互動的情況下，已經離開其「原型」，從而鑽出「新態」。張教授所指的四種多元性相嵌倫理，不論如何與國家主義融攝，武士道的「原型」已經不再，不同的「新態」隨之出現。誠然，張教授既沒有否定這樣相嵌與融攝的「創新性」，亦質疑武士道的「原型」問題。正如第一節所言，在非日語與日語之間，我們從「外」到「內」，不單「穿透」兩者和呈現當中的差異，更加「超越」兩者，創出一些新詮釋。同化與異化的辯證詮釋法，同樣是希望能「穿越」原本不同的兩者，不單是滲透與分流，更加是創流。

四、武士道研究的意義：特殊與普遍之間

如上所引，張教授於大作〈自序〉中表示：「至於當今這股武士道風潮，已與戰前過去所處的世界局勢有很大的變化，……當日本尚武論碰到上述的變局，又會呈現怎樣的轉型與分化，值得繼續觀察。」(x)換言之，武士道不單是日本一國之事，更加與「世界局勢」不可分離。這個「世界」視野，在書中的「結論」一再出現，並且談及全球化問題：

但是，邁入了近代民族國家體制的日本，……各宗教的倫理只能被融滲到國家神道的大江大河下，將之統攝為一體，形成舉國一致的「融攝倫理」。

只是，戰後的日本，及至迄今全球化的時代，作為「融攝倫理」的武士道消失了嗎？恐怕不然。武士道既可以在邁入近代時被民族國家翻轉成一元性的「新武士道」，而在全球化的時代，一樣可以逆轉回過去具有多元辯證性質的「新武士道」，雖然不可能倒轉回去過往的「相嵌倫理」，但全球化時代的武士道是超越國家、民族思考，以一個更高更遠的目標，進入一個全新階段的「融攝倫理」。(247)

日本與世界、戰前與戰後、近代與全球化，武士道不斷轉化，產生不同的「融攝倫理」。然而，當中的意義顯然不是、不會和不能止於日本。不管是時代、政治和意識形態等的轉變，武士道本身便與「世界」和「全球」關聯。如果武士道只是繫於日本，其意義可能只會限於一種特殊性，與「世界」和「全球」毫無關係。張教授此書明顯志不在此，而是希望發掘武士道的普遍性。更重要的是，這種普遍性的追求卻不能離開日本這個特殊性，而是遊於特殊與普遍之間，因著時代的變遷，不斷創出「新武士道」。

例如在鎖國的江戶時代，著名的赤穗事件，其意義便不限於「當時」的「日本」。張教授在書中的第三章強調，透過赤穗事件的多元詮釋，可以看到儒家與武士道的相嵌問題。問題雖然複雜，觀點不一，但其中一點值得關注的便是「義」與「不義」的論爭，其意義更是超越日本的江戶時代。針對全球化的當今世界而言，歷史脈絡雖有落差，但如難民和入國禁令等現實問題所示，「義」與「不義」仍然是值得和必須深入討論的。當中所涉及的某一（些）國家的特殊利益和人道主義、法治主義等的普遍價值之間的討論，雖與江戶時代的赤穗事件不一，但「義」與「不義」的論爭相信已經超越日本這個國家的特殊性，倫理學的普遍性追求亦包含在內。「新武士道」雖然會以不同方式出現，但在倫理學的討論上，恐怕仍然徘徊在特殊與普遍之間。

五、武士道研究的未來：發展與發信之間

最後，正如張教授大作的〈結論〉所示，我們應該展望武士道研究的未來。對此，張教授談及武士道一詞是處於「發明」與「發現」之間。前者意謂「本來沒有，後來被創造出來」，後者則是「本來就有，後來丟失了很久，有人又想將之重新把它找回來」(238)。另外，兩者之間，「涉及詮釋的辯證關係」（同上）。

針對武士道是否存在「原型」這個問題，張教授在大作中已經有所詳論。不論是發明或發現，還是在兩者之間出現一種「詮釋的辯證關係」，當中的論爭恐怕已經超越武士道，以至日本思想史研究的範圍。因為武士道已

是一個此在，無人能夠否認。現時日本不少的國家代表隊亦借用武士道一詞予以表述，例如棒球（侍ジャパン）和足球(Samurai Blue)。武士道的「滲透」可謂無處不在，問題可能不再限於「發明」與「發現」之間，而是發展與發信之間。張教授倡議的相嵌與融攝，分流與滲透，當中所牽涉的或許是一個關乎武士道發展的問題。如果我們接受禪武倫理、儒武倫理、神武倫理和基武倫理等多元相嵌倫理，或與國家主義融攝的一元倫理，當中無一離開武士道如何發展的問題。展望武士道的未來，不管「新武士道」以那種形態出現，相比發明與發現，發展或許是更加值得關注的議題。

另一個筆者認為可以討論的是，武士道的發展，不能離開發信。發信或許是一個日語的表達，其意思就是廣傳，不再固步自封。日本近年，包括高等教育強調「國際化」，其中一個意思就是指日本要面向國際，不能止步國內。上文提及辻本雅史有關從外到內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視角，恐怕不單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，更加是一個如何發信的問題。辻本指出以日語研究日本思想（史）不是全無意義，而是「複數形的日本研究」應更加以重視，因為從日本以外可以看到不同問題和互相聯繫所產生的議題。筆者相信，這不單是一個事實問題，更是一個必然問題。武士道的發展，如果能透過包括非日語和日本以外的視野，不但可以進一步發信，更加可以讓武士道進一步發展。至於這套所謂日本的尚武論如何在全球化或21世紀發展和發信，筆者會繼續拭目以待。

引用書目

一、中文書目

張崑將。2016。《電光影裏斬春風：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》。臺北：臺灣大學出版中心。

二、外文書目

辻本雅史。2016。《思想史から東アジアを考える》，徐興慶編。臺北：臺大出版中心。

笠谷和比古。2014。《武士道—侍社会の文化と倫理》。東京：NTT出版。